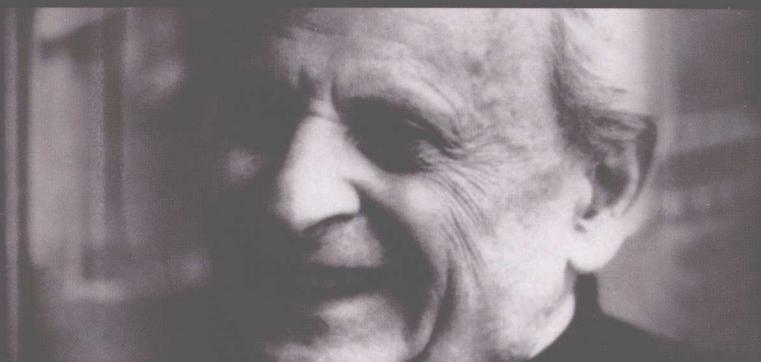


LEVINAS 勒维纳斯： ETHICAL APPEAL FOR THE OTHER 为他人的伦理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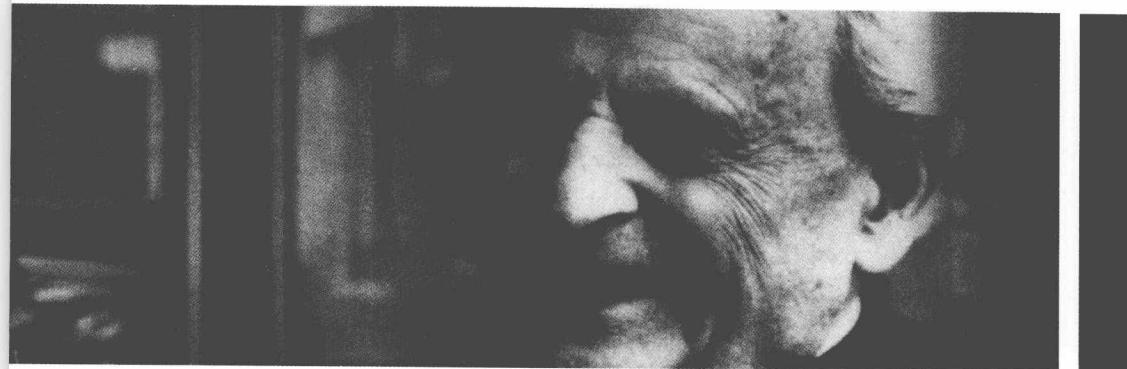
孙庆斌◎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LEVINAS 勒维纳斯： ETHICAL APPEAL FOR THE OTHER 为他人的伦理诉求

孙庆斌◎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勒维纳斯：为他人的伦理诉求/孙庆斌著.—哈尔滨：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8
(黑龙江大学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81129 - 184 - 1

I. 勒… II. 孙… III. 伦理学—研究 IV. 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5395 号

责任编辑：管小其

封面设计：集云观止

勒维纳斯：为他人的伦理诉求

LEWEINASI: WEITAREN DE LUNLI SUQIU

孙庆斌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邮编 150080

电 话 0451 - 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8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mm × 980 mm 1/16

印 张 15.625

字 数 198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184 - 1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为他人”的伦理学	40
第一节 勒维纳斯“为他人”的伦理学的理论渊源	40
一、“他者”探源	41
二、“伦理”寻理	68
第二节 勒维纳斯“为他人”的伦理学的理论框架	78
一、批判传统本体论	78
二、建构新的伦理学	79
三、“为他人”的伦理主体的生成	80
第三节 勒维纳斯“为他人”的伦理学的立场方法	80
一、批判现实的宗教情怀	81
二、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立场	82
三、超越现象学的方法	84
第二章 本体论批判	89
第一节 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传统	89
一、本体论哲学的内涵	89
二、本体论的历史演进	92
三、本体论之为第一哲学	96
第二节 勒维纳斯的本体论批判	99
一、现代哲学对本体论的批判	100

2 勒维纳斯：为他人的伦理诉求

二、勒维纳斯本体论批判的进路	104
第三节 “他者”是本体论哲学的出路	124
一、逃离“有”(Il y a)	124
二、伦理学代替本体论	136
三、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	140
第三章 “为他人”的伦理精神	144
第一节 在存在之外的他者“面貌”	144
一、“面貌”是“他者”呈现的方式	144
二、“面貌”超越存在	146
三、正义——面貌的同义语	151
第二节 与他者“面对面”的伦理关系	152
一、“面对面”体现的是道德律令	152
二、“面对面”体现的是对他者的责任	155
三、“面对面”体现的是不对称的伦理关系	157
第三节 作为责任存在的伦理主体	159
一、主体性的困境	160
二、主体间性的探讨	167
三、勒维纳斯的伦理主体	173
第四章 勒维纳斯“为他人”的伦理学的反思	187
第一节 勒维纳斯思想的启示	188
一、凸显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新视野	188
二、建设伦理优先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新参照	204
第二节 勒维纳斯思想的局限性	218
一、对传统意识哲学批判的不彻底性	218
二、对中国文化建设参照的有限性	228
参考文献	230
后记	247

导 论

21世纪的哲学,就其根本使命而言,是在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自觉反思的基础上,为人类在新世纪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新的哲学智慧和新的哲学理念。因此,任何一个思想家,如果要得到世人的认可与重视,其思想就必须体现出时代性特征,必然要切中其所处时代的深层问题。勒维纳斯关于“他者”的形而上伦理思考所探讨的就是一个这样的问题。上世纪初,尤其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沉痛打击之后,整个欧洲沉浸在危机意识之中,大批思想家以振聋发聩的语言、思想、理念警醒世人,诊断西方文化危机的病症所在,伊曼纽尔·勒维纳斯就是其中之一。他以“他者”为核心的学说,既坚持了对传统哲学弊端的批判,又坚持了对创新性的伦理价值的追求,针对欧洲文化危机提出了一种独到的哲学见解。

不同的哲学流派因其理论切入点、理论视角、理论范式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哲学景观,哲学也因此成为人类文化景观中最具丰富性的学科,这不仅表现为思潮的众多、理论上的对立、从未间断过的派别之间的论战等;同时还在于哲学体现了人性的无穷多样性,我们可以说,有多少个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对人生、世界的解释。古往今来的各种学说,无论是以猜测、直觉、想象、怀疑方式描绘人的神话、宗教,还是用逻辑、理性、科学、假设方式定性分析人的

2 勒维纳斯：为他人的伦理诉求

哲学体系，都是对人的问题的一种解答，都是人类生存智慧的体现，都在为人类的文化家园奠基。那么，在诸多哲学流派中，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哲学主题呢？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从古至今，无论哲学自身如何变化与发展，哲学家们研究的视角多么不同，但是有一个主题一直贯穿于其中，那就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思索与追求。可以说，对人类自身的沉思是哲学永恒的主题，给人类以终极关怀是哲学的最高使命。透过西方哲学史上纷繁复杂、形态各异的哲学体系、哲学范式及其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思索大体经历了人之所是、人之所在、人为何而在等问题域的转换。

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哲学逐渐将审视的目光转向对人之生存状态本身和人之生存意义的追问上来，哲学开始回归人的生活世界，开始直面人的生存困境，开始关注自身文化家园的建构。具体说来，勒维纳斯之所以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关键在于，他对传统本体论哲学同一性思维的批判直接审视了西方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及其原因所在，他所强调的、强烈的“为他人”的伦理精神唤起了西方人对伦理形而上学的思索。勒维纳斯与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德里达、福柯等人齐名，是当代西方哲学和伦理学舞台的中心人物。自从勒维纳斯相继发表了《总体与无限》、《不一样的存在或超越本质》、《伦理与无限》等著作后，西方哲学界开始了有关勒维纳斯学术问题的持续讨论，其中一些著名的哲学家如鲍曼、德里达、利科等都加入了这场意义深远的辩论。

一、问题的提出：哲学对现代人类困境的沉思

哲学不是空中楼阁，它需要现实的生存土壤，哲学永远与人的生存世界息息相关，是时代的回响，“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

神上的精华”^①。哲学是文化活的灵魂,是一种批判的和战斗的思想,“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②。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循序渐进,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生存内容,相应的在不同时代也反映为不同的哲学反思。哲学是人对自身处境、状况及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哲学是人的觉醒意识,所以,人的问题自然应该成为哲学的主题。但由于社会发展状况不同,哲学思维的现实基础各异,人对这一问题的把握程度和表现方式各不相同。

(一) 现代人的生存困境

1. 生存困境的内涵和根源

哲学意义上的人类困境有着独特的内涵,一般传统意义上关于人的生活状态的困境,如天灾人祸、物资匮乏、生老病死、生存压力等“困境”并不属于哲学探讨层次上的问题。哲学视野中的人类困境应该是指纯粹的“精神状态”和因人类的“精神活动”所产生的“生存体验”、“生存感受”、“生存状态”。概言之,哲学关注的是因人的精神状态进而导致的生存困境。思想是人与万物相区别的主要标志之一,作为宇宙中唯一具有自我意识的生命体,自从其诞生之日起,人就意识到自身处于一种生存困境之中。生与死、精神与物质、个体的短暂与宇宙的永恒、理想的完美与现实的残缺、个性的自由与社会的准则等等,这些问题构成了现实人的生存困境。人总是试图逃离这种困境,向往美好的生活。然而,在人的现实生活中,人类苦苦追求、一心向往的美好生活却往往停留在人的精神世界和美好幻想之中,而人类极力逃避的、痛苦般的“生存困境”却与人的生存形影相随、终日相伴,成为人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2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2 页。

4 勒维纳斯：为他人的伦理诉求

现实生活的“常态”。面对这样一种生存困境，人类不禁要用一种独有的理性加以反思。

人类之所以存在生存困境是由于人的本性决定的。人类是唯一能够对自身加以反思的存在物，人是肉体与灵魂的统一，动物性与类神本性的统一，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统一，自由性与受动性的统一，有限性与超越性的统一，给定性与生成性的统一，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统一。“人的主体性正是人作为总体性存在物的本性的直接反映，确切地说，它揭示了人同世界的关系，或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主体性不等同于主观性，也不同客观性完全相离异，它的真正坐标点位于自然性与神性之间。”^①人的本性最终体现在建立于实践基础之上的人的生成性与开放性、自由性与超越性上。人是唯一能够体验到自己的生存困境的存在物，同时又是唯一能够对自身困境加以摆脱的存在物。人的生存是既生成自我，又超越自我，人始终处于矛盾和悖谬之中。人类的最大困境是自我意识与现实生存的矛盾。现实生活的自在性决定了人无法摆脱动物式的“本能生存”，而自我意识的觉醒又决定了人的“类神本性”的“理性生存”，自为的生命本能又决定了人永远不满足于现状。理性与本能、理想与现实、本质与实存、应然与实然的矛盾才使人的困境成为现实。哲学作为对人类困境的批判与超越，它的本性决定了要承担对人的存在和这种存在方式探求的使命，为了人的现实存在，哲学注定要与人的物化的、非本质的存在方式进行斗争。

同时，人的本性作为人之有别于动物的根本区别所在，赋予人精神存在的层面，使人能够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但能够适应自然，而且能够改造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中人类创造了与自然环境不同的第二自然——文化环境，并且，这种文化环境成为了人的生

^① 《衣俊卿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6 页。

存方式,构成了人类社会运行的内在机理。文化与人的生存密切相关,文化作为人生命活动的外在体现,时时刻刻受人的生存活动本身影响,生活内容本身与外在文化模式之间既存在着亲和力又存在着张力。生活境遇发生变化,文化必然是随之发生变化,生命活动在创造文化环境的同时又要始终冲破传统文化模式的束缚而冀求获得新的生存方式;相反,文化模式则始终以强制的方式规范着人的本能冲动。文化这种生存方式一旦形成,它本身所具有的稳固性和惰性,规范和制约着生活的生成和展开。这种因文化而产生的人类生存的内在张力就是人与生俱来的生存境遇。作为精神存在的人是唯一能够体验到自身生存困境的存在物,同时又是唯一能够对自身生存困境加以摆脱的存在物。人“活着”就意味着“矛盾着”,“矛盾着”就意味着“斗争着”。人的生存是既生成自我,又超越自我,人始终处于矛盾之中,但又始终在克服这种矛盾。

2.20世纪人类的生存焦虑

自20世纪以来,随着实证科学的泛化与技术统治的渗透,人们的目标与追求集中在对物的占有和消费上,“物”成为衡量人的唯一准则,人的精神世界消散了,人成为“单向度”的存在物,“人的‘物化’问题,是当代愈益突出和最为根本的‘全球’问题”^①。20世纪的人类面临着诸多困境与危机,如,道德沦丧、信仰崩溃、虚无主义盛行、文化艺术商品化、人与人交往的功利化、环境污染,等等,两次世界大战、奥斯威辛是这一生存危机的极端写照。20世纪西方世界文化危机是理性主义借助科学技术发展、崛起而引发的人的意义的危机。

我们不反对科学技术进步对人类的贡献,毋庸置疑,现代科学技

^① 孙正聿:《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与新世纪哲学的理论自觉》,载《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5期。

6 勒维纳斯：为他人的伦理诉求

术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为人类提供了相当可观的结果，如，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饥饿和匮乏不再是不可避免的灾难，医学和卫生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大众文化媒介和信息交流手段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从飞速发展的现代技术与大工业生产中，人们看到和感受到了借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收获，人之自由成为现实，人之希望成为现实。这样一种技术主义的意识形态使人们相信，虽然现在尚有战争、痛苦、磨难，但科学技术的进步必将使人们拥有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自然问题的力量。但事实恰恰相反，科学技术进步的负面效应逐渐显露并日趋恶化，它不但没有消除战争、痛苦、磨难，反而使其进一步恶化，在科学技术进步的负面效应中导致了人的全面危机。

首先，人的全面危机表现为人的信仰的缺失。在文艺复兴思潮的冲击下，特别是在现在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经济发展对人的生活方式的全面冲击下，人类信仰的根基开始动摇。人们开始意识到，凭借科学技术手段，人们对自然的控制可以与日俱增，人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完成那些此前只有上帝拥有的超自然力量才能完成的事情。“知识就是力量”成为一种信条。在人的心目中上帝已经隐退，上帝由“人格神”变为“自然神”，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在人类掌握了知识之后将这个世界彻底交由人类来管理，不再干扰人类历史的进程，上帝的中心地位被人的中心地位取代。人对永恒和完善的追求转变为对物的关注，卢卡奇把这种现象概括为商品拜物教，“商品结构的本质已被多次强调指出过，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

系的所有痕迹”^①。于是,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世俗意识、科学主义、技术万能论、工业社会精神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科技理性所导致的人的信仰缺失成为现代人所面临的特有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人们除了自己不再相信任何其他东西,不再依赖超自然的上帝,人还自以为依靠自身的力量足以应对一切。笛卡尔说:“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构造出世界来”,这类豪言壮语就是人类自信心的真实表白。尼采用“上帝死了”来概括当时西方社会文化危机的状况,揭示了人的信仰危机,即最高价值观念失落之后人的生存状况。

其次,人的全面危机表现为人类赖以依靠的理性主义根基的动摇。西方在进入20世纪之后,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益处无须赘言,但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副作用却不容忽视。理性精神“虽然确证了人作为自在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却无法确证人作为自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过分强调技术理性的意义,就会把世界变成一个机械的、冰冷的物的世界,把人变成物化的、没有批判性、超越性和创造的自然人”^②。技术理性主义是传统理性主义的“逻各斯”精神与近代科学理性精神结合的进一步发展,技术理性主义所支配的科学技术愈来愈成为超人的力量,促使整个社会全方位的走向异化,如官僚制的集权国家,没有艺术价值的、批量生产的大众文化,以操纵人为宗旨的、无孔不入的意识形态,斩断人与自然联系的都市生活等等。在这样的社会生活中,“虽然技术理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给人类的物质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增强了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自信心,在高度发达的物质社会背后,却是人类精神家园的迷失”^③。

①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3~144页。

② 衣俊卿:《20世纪的文化批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③ 衣俊卿:《20世纪的文化批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8 勒维纳斯:为他人的伦理诉求

在按照技术原则组织起来的、庞大的、自律运转的机器化社会面前,人只能是这庞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或齿轮,稍不注意就会被打得粉身碎骨。在人表面的自由背后,暗藏着无所不在的异己的力量摆布和控制。在控制自然方面现代人获得了以往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出色成就,但是,当人学会了控制自然技术时却不知如何控制技术本身,人类不但无法控制技术,技术本身反而成为控制人的恶魔。理性和技术不再至上、至善,而是转变为可以灭绝人类的“技术恶魔”,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和原子弹的威胁把技术理性的危险本质暴露得淋漓尽致,使现代人开始认识到现代技术的恐怖力量,并且这种恐怖力量逐渐蔓延扩散,令人绝望。“从 19 世纪下半叶起,西方许多敏感的心灵已经开始宣告技术理性主义的局限。叔本华与尼采以其哲学上的唯意志论,弗洛伊德以其心理学上的精神分析向传统理性主义挑战,为非理性主义争取地盘。”“韦伯、齐美尔等一批思想家则分析了由于工具理性(技术理性)膨胀而导致的西方世界的普遍物化和人的异化。”^①不仅如此,这种理性精神直接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大量使用生化制品和过度开采资源使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人类安身立命的家园受到了威胁,末日感笼罩着人类,理性主义精神彻底幻灭了。海德格尔用人的“无家可归”来概括西方社会的文化危机,揭示的是人的精神空虚,即人的自我失落。福柯更是用“主体死了”揭示了理性根基缺失后人的生存状态。现代文化危机不仅对以启蒙运动为开端的现代理性精神及其价值作了全面的颠覆和摧毁,而且对西方乃至全世界范围内的自轴心时期文明所预设的前提提出了挑战。

再次,人的全面危机表现为道德感的危机。当人的信仰出现危机,理性主义一旦幻灭之后,整个支撑西方文化的两个精神支柱就这

^① 衣俊卿:《20 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32 页。

样动摇了,20世纪西方世界文化危机的第三个方面就显露了出来,人自身的生存失去了依托,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道德空虚感。哈贝马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价值的有限性及其产生的社会危机,“这种困境和危机的核心在于工具理性取代了交往理性成为人的生活的中心,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关系降格为主客体关系,从而使人们陷入到严重的物化”^①。在物化的世界中,人成为一个整体系统之中的一小部分,因此也失去了对整体所承担的责任,鲍曼说:“我们一生的工作被分成了许多细小的任务,每一种任务都在不同地点、不同人群和不同时间被完成。我们在每一种环境中的存在正如工作本身一样被碎片化了……我们都仅仅以‘角色’的面目出现,是我们所扮演的很多角色中的一种。似乎没有一种角色抓住了我们‘整体自我’的本质……作为个体,我们是不可替代。然而,作为我们很多角色中的任何一种角色,我们并非不可替代。”^②这样,“又一次,责任成了‘漂流的’。或者,更合理些,我们会立即说,责任依赖于角色,而不依赖于完成任务的人”^③。人被抛到一个异己的世界中,一个本应成为人之造物、绝对属人的世界却成为了一个充斥着异化力量的世界,勒维纳斯把这个充满异化的世界描述为:“即今天一切道德都失去了可信性。有头脑的人发现自己正受到道德的愚弄。有一种力量使道德理论的规则失去效力,使遵奉这些规则的人受到嘲弄。这就是战争的力量”^④。当人失去了伦理的生存意义,空虚、孤独、畏惧、烦恼、无意识、无奈、异化等生命中的悲剧成分不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异变为人

① 衣俊卿:《20世纪的文化批判》,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

② 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2页。

③ 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④ 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39页。

10 勒维纳斯：为他人的伦理诉求

的生活本身，成为人无法逃脱的宿命。人类顷刻间跌入痛苦的深渊，陷入生存的困境乃至绝望之中。

总之，信仰和理性作为人的精神支柱一旦失去作用，人必然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之中，道德感的缺失是必然的结果。人们在思索、在寻找，从理性、信仰本身寻找，从理性、信仰与道德的因果关系寻找，在哲学、伦理学领域绽放出姹紫嫣红的学术奇葩。

（二）哲学对人类困境的回应

哲学的宗旨不是一种给定的理论形态或理想的社会状态，而是人的存在的展开、价值的丰富、人的全面发展、人生存的最高智慧、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既是起源于好奇、惊异，但从根本上说更是源自人类的苦恼、困惑和焦虑等处境。忘记人的处境，就是忘记“人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就是忘记了哲学的源头和哲学本身。哲学是关于人的、自觉的批判性和超越性的文化精神，正如赫舍尔所说“哲学要想切合时宜，就必须给我们提供生活的智慧”^①。20世纪的西方，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尤其严重，试图解决问题的思想体系也层出不穷。人生在世总是生活在苦难与困惑的处境之中，一种困境解决了，新的困境又会出现，人类困境不可能一劳永逸的解决。从本质上讲，哲学是人的生命活动本身，是批判的、反思的、分析的、反省的、检讨的、自我批判的理论活动，哲学关注的恰恰是人在文化家园中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善恶美丑，哲学应该为人类困境寻找解脱。

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克服人自身、文化、发展、环境及社会所处的危机状态，这个问题一直贯穿在人类历史中。哲学应该率先自觉地承担起这个克服人类困境的工作。可以说，人的全部活动都在有意

^① 赫舍尔：《人是谁》，魄仁莲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或无意地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努力。纵观哲学史,可以说,一部凝聚人类最高智慧的哲学史就是不断寻求解决人类困境的历史。传统哲学侧重于从人与自然的分裂中寻找统一、构建统一来克服人类的生存困境,对“始基”和“本质”的探索是主要方式。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孔孟之道、心学、理学,西方源自古希腊传统哲学中的原子论、理念论、上帝观念等,都是人们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哲学不断地探求“始基”和“本质”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解释与说明世界,从根本上说,它是人之生存困境的理论自觉,因此,哲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释人自身的生存困境。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关注,命中注定成为人以及哲学都无法割舍的情结。

但是传统哲学在克服人类困境的尝试中也暴露出它的致命弱点,即在对“始基”和“本质”的追求中过分关注人之生存的理想世界或本质世界,因此也就忽视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倾向尤其明显,到德国古典哲学时期这一倾向发展到了极至。其实,对于传统哲学遗忘人的现实世界的倾向,很早就有哲学家开始了批判的尝试,随着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尤其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思辨哲学体系的解体,现代哲学思想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提供了种种根治人类困境的方案:马克思则试图借助于“实践”活动,在现实的社会中克服人的生存困境;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唯意志论哲学以“强力意志”重振人的世界;雅斯贝斯、海德格尔、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生存体验的呐喊;卢卡奇、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等等,构筑起现代哲学思潮中,对传统哲学弊端的反叛。这些哲学思潮对人的研究方法、视角和旨趣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对人的生存状态、人的现实境遇、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人的生命体验、人的自由和解放、人的全面发展等问题表述了新的见地,由此确立了现代哲学的基

本主题，同时也宣告了以追求永恒实体和理念世界为旨趣、以达到绝对真理为终极目的的传统哲学观念的终结，体现了当代哲学对人的现实世界关照的基本姿态。现代哲学不再强调实体，而是强调关系；不再追求存在者的本质特征，而是关注存在方式。特别是在对人的研究和关注上，现代哲学把人从传统哲学的“理想世界”中拉回到了“现实世界”，从关心“人的本质”转变为关心“人的生存”，从对世界的解释转变为对世界的全面异化状态的批判，消除人的现实困境及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成为当代哲学的努力方向。在众多的现代哲学思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在回应 20 世纪人类生存困境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理论价值。

1. 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生存困境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自马克思，马克思并非是书斋式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来源于现实也更加关注现实，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马克思哲学主要关注的是人的命运、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善，他的使命在于摆脱现代社会对人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压迫，使人类获得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建立起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理想型社会，这是马克思毕生的理论诉求和实践旨归，而这些是建立在马克思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异化”理论的深刻分析和批判基础之上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针对 19 世纪人类的生存困境提出来的，同时他又以“异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对人类困境加以分析、批判，构成了一种以人的劳动、现实的生产活动，即以人的实践为现实基础来说明人类社会的生成与分裂，以及扬弃这些分裂和对立，使人类获得解放的一体化的、革命的和批判的学说。异化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在对象化的过程中的非人状态，毋庸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7 页。